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

改歲風日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彥及此雲間
僧行行涉清波斯亭一來登徙倚綠樹蔭摩娑蒼
石稜遙瞻原野春仰視天宇澄一水旣紆鬱羣山
正峻嶒時禽悅新陽潛魚躍輕冰却念去年日俯
仰愁予膺長吟斜川詩日落寒烟凝暝色變晴景
清尊照華燈顏顏感川徂稚齒歡年增酒盡不能
起朱欄各深凭

游石馬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抱病守窮廬閉戶常罕出坐見春氣深清陰晝蒙
密今朝積雨過淑景回煦律不有塵外蹤何由散
愁寂行行整巾屨散漫委書帙野逕自縈紆前峯
但昔萃婆娑茂樹下左右寒流汨亂石翳蒼根於
焉憩腰膝追遊固才彥逢遇亦竒逸招邀愧深情
晤言永茲日君有尊中物我進沂上瑟日夕不得
留餘歡未云畢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真率之約裴回石
馬晚集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即初
心社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真惜日畢景共
披襟儉德遵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
寄雲岑

是日約後會爲仙洲之游

比與鄰曲諸賢偕舉歲事携壺石馬追
補斜川之遊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
陶之句以紀其勝輒亦用韻酬答兼呈
諸同遊者請共賦之

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清
遊迥眺曾城臯朗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波沒

輕鷗眷言撫佳辰荒尋靡遺丘且復置往事及茲
命高傳縱策聊並歡飛觥起相酬未知千載下亦
記此日不商歌有遺音林樂無餘憂但得長如此
吾生復何求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泐沂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

渙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
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上有蒼石屏

百仞傑雄觀巖露垠塢突兀倚霄漢此峯夷上
峭立如方屋帽按

舊圖名大隱屏峯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
十丈喬木長藤茂林脩竹交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

閱千載逮此開一旦峯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
十丈喬木長藤茂林脩竹交

相蔽隱
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躋曩志我乘新村船

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鋌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

堵妙處豈輪奐左右轟竒峯躊躇極佳玩方經始
時予以

病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其舟以來視
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隄屏面直溪

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昇峯右
有鍾模三教等石極為雄勝是時芳節闌紅綠紛

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
彌猴暫遊意已愜

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已約初夏
與同志皆

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

自此而南者至此而盡然金石爲一峯拔地千尺
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隕稍
下則反前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
屏下兩麓坡坳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
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
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
壁林立環擁神剝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
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翠成
禾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
以澹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
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
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
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
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曰旬屋其中以俟學者之
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
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其書道受中
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前山之顛爲亭回望
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
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
說具本詩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棧列樊以斷兩麓

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稱揭焉經始於
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
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它屋
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
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
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山科曰自然如壺可襲
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比石壁無側足之徑唯
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
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
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口共候風烟草木之殊態
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
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
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予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葺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生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不為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白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且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栖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梁一夜更不明焚香坐着壁

晚對亭

倚筇南出巔卻立有晚對蒼峭直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昔自有餘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

兼遊遊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使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吹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此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何人直轉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煙重歸飛片石巖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纖塵迥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過
臨健策凌丹壑清詩動玉琴溪邊一回首平地足
崎嶇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沖佑之歲
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
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忻丹籍有
期連翠壁無寅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上文
豕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
出山道中口占

川原紅綠一時新莫兩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
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樓
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
絕處權歌闕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慢亭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
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峯，插花臨水爲誰容。道人不再荒臺夢，與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毳毳。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遠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猿鳥不驚空谷意閒。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巖下水萦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望斷鈞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況家一字榮
裏衣便覺千峯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奴心
事只風雲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一壺舊
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真近嘗夢公趣召在時
止飲留宿翌日登車手取几間洋人書一帙以行
意者公當再相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乎李義山武
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
戲成兩絕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
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
何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過蓋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欄干箇中詎有行
藏意且把前峯細數看

浩蕩鷗盟久未寒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魚
船就乞與人間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括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積
古力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歲歡
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慍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拜鴻慶宮有感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
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柴門空掩釣魚磯
門前樹葉都黃了何事幽人久不歸

為愛雲泉百尺飛故將茅屋傍苔磯
幾年清夢黃塵裏此日秋風一棹歸

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
平章箇裏窮事要見三山老放翁

謂陸務觀時嚴居厚之言
列中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為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
來助九秋清未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
乾坤闢氛氣草木斂華英易斷愁人夢
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子萬感不關情

古語云絡緯為懶婦驚見詩疏

挽蔡太博

疇昔相逢地知君意矯強旋聞將使指勁節動朝
行方爲人材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遽不淑未及鬢
毛蒼

乙卯八月晦日浮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孤念獨往窮名山那知歲月逝白首塵埃
間今朝定何朝憑高睨清澗羣賢亦戾止共此一
日閑晤言不知疲林昏鳥飛還勝踐可無紀重來
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丘子服弟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
丈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盃與爾同
生死萬事從渠更故新

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撫摩凋瘵爲心切摹寫風煙著語親只願從今更
無倦清詩美政逐年新

白雲寺送儲柯伯升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來
僧寺却似披雲卧石門物外祇今成跌蕩人間何
處不啾喧一杯且爲陽關盡雙目從教別淚昏

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

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
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和人都試之韻

儲育聞道落初成共喜兒郎意氣生初恨雨聲迷
疊鼓忽驚晴色動高旌盤牟入詠詩情壯破的傳
觴酒令明縱使腐儒東鄉坐不妨堂上有奇兵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
詩而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

熹幸以上鄰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
一笑

適親德範仰循循遠喜名章肆筆成賸說臺高今
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
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點千峯環合水無聲

謹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高韻并呈諸

兄友

幾年社酒醉班荆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輕
染汙急傳佳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傑還
欣地炳靈不信鄰村是塵境請看綠水鎖紅亭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岁千無數列窻前雖非水抱山

環地却是冬温夏冷天遶舍扶踈千箇竹傍崖寒
列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縵憊卧西窓日滿川

甘澤應祈一蘇焦槁皆昭遠致政宣義
丈及仲卿諸友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
力而昭遠丈惠詩及以見屬非所敢當
輒依高韻和呈以見鄙懷并簡同社諸

兄友

精禱由來未浹辰如何嘉澍便遶臻誠通幽隱知
無聞喜動龍天信有因適歎焚千畝盡忽驚滂
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妙只屬乾坤不屬人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不是曾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煙故應祇有王
摩詰解寫離騷極目天

題劉志夫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高能

賦客箇中何似汨羅淵余南遊不能過衡山但見
人說衡州門外有船處風

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詠之

聞蛙

兩樞盛怒鬪春池羣吠同聲徹曉惟等是一場狼
籍事更無人與問官私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石樓雲卧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正
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墨梅

夢裏清江醉墨香
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渾
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衰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
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蕙

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

今花得古名旖旎香
尋道意欲忘言塵編詎能考

木犀

喬木生夏涼芳蕤散秋植
未覺歲將寒扶踈方遶屋

菊

青藥冒珍叢幽姿含曉露
政爾破荒寒詎免傷遲暮

晦翁足疾得程迥人鍼之而愈戲贈此詩

十載扶行恃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
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率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
只今擁鼻寒

憲底爛却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強借三

峯而且為靈均作杜蘅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香本草辨

偽藥云細辛則杜蘅水浸令赤三峯謂華陰也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熹恭

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據竭鄙

思以效萬一冥搜中口纔得四語而

忽被閔勞之詔罷講東歸遂不敢成

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

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

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

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

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

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遂移丹極仗更上白

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為詎因逢舜日曾得

厠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齋坐旁衮華叨假寵縞

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

增秩待行香手疏據丹淵禡程發皂囊神心應斗

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蹤忙此生知
來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
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
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山
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羗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憑
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挂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
誰觀便將傑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莽荆榛曾把詩書為作新今日揔輸吳

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復及此外更有陳勝私
在九疊屏下田舍彭師范在隔江都昌縣界
中皆勝士也趙南紀病卧城中不知今能出
入否叔懷皆可為一訪致鄙意不敢輒以為
跡相汗染也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詩可尋
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及而
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黃石叢絕高而漱
玉之原眼界特曠遠余嘗一詣而不能及近
聞故吏張生棄家居之其勇猛精進老守蓋
有愧焉叔懷儻至其處試為物色頗存問之
為佳

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為贈劉
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

爲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
誰寄寒齋雪夜春
江路猶應有幽伴
祇愁難得賞心人

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
踈枝放淺花
不須煩驛使
正耐雪斜

斜用反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
今墮軟紅車
馬塵半樹橫
枝空好在只應無
地覓高人

用文卿韻

用子服韻謝水僊花

水中僊子來何處
翠袖黃冠白玉英
報道幽人被渠惱
著詩送與老難兒

引年得請伏家致政
學士契丈特垂慶

問寵以佳篇
捧玩之餘感愧亡量
輒借

高韻少見謝誠伏幸
笑搢

一氣無私物自槃
放臣偏荷主恩寬
方慙妄竊老夫號
詎敢重簪博士冠
身退未妨閑養病
年豐何

幸且偷安新篇似許
參同社願刺仙舟上
釣灘

賈服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專槃物素隱云專讀作鈞槃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
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

和答之復賦一首

闌干首荷久空槃
未覺清羸帶眼寬
老去光華衰

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

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涖湯昆

建隆庚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

歲時先君慨然顧語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

十年矣歎息久之銘淵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

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

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盡然感涕云

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

見過坐間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

餘次韻為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斑斑半吐黃泝中又報紫苗香潤川有菜更

裝成令節秋還晚捺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華

勝踐沾衣却免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圍屬予

有故不果出因集予舍

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奉和子服老弟黃揚游巖二詩

聞道黃揚山上頭千峯環抱百泉幽羨君拄杖年

年去飽看人間萬頃秋

游洲巖下水泠泠枕石何妨夢裏聽雙與他年成

故事謾尋幽處著新亭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

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

飲教衰絲病餘我更無慘賴勉為同懷一賦詩余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纏子服乃令更為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客携壺之約次韻為謝聊發一笑

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為花神無意管故煩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疎影誰憐蘸綠盃珍重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覓香來

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諸兄友載酒見過子服有詩牽勉奉

和并呈在席幸發一笑

心期萬壑與千巖婁尚君詩得指南久恨冷然孤宿諾偶逢兀者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匕豈羨奇

方出玉函誰識留連今夕意沈疴未散莫回蹇子服數有

詩言黃腸之勝未及往而得足疾故有兀者之句是夕坐客皆以霜寒欲亟歸因又有未後句云

寄江文卿

文卿句律如師律通叔詩情絕世情政使暮年窮到骨不教吟出斷腸聲

詩人從古例多窮林下如今又兩翁應笑湖南老賓友兩年吹落市塵中此戲子蒙恐落窮籍不便可發一笑也

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
分雪世間真偽有誰知僕不能詩往歲爲澹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云

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相逢處長在愁煙苦霧中

香茶供養黃葉長老悟公故人之塔井
以小詩見意二首

擺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瀾名知
何處十二峯前海月明

人惜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
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臘梅萼暝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如此因
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

朱熹仲晦父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
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

考異

石馬用公濟和陶韻

飛觥

一作飛觴

武夷精舍雜詠序

而出

而去

丹崖

丹壑

林立

一作森立

相羊

一作相忘

白雲送儲柯

僧舍

一作僧寺

祇今成

一作懷常

情

無處不

一作無處不

雙目從教別淚昏

一作兩眼那因

昏小點

和叔通懷子蒙韻

聽君

一作劉郎

半數

一作半落

須日

一作須痛

病餘我更無信賴

一作我矣

叔通探梅

繁英

一作落英

珍重南鄰諸酒伴

一作聞道

南隣多酒伴

又尋

一作肯尋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

宿諾

一作獨往

便同

一作遂同

儻蒙

一作儻逢

方出

一作方扣

誰識留連

今夕意

一作朋相

一作且幸親

故應

一作故知

黃蘗悟公塔

擺手

一作撒手

故應

一作故知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十

詩 樂府

謁表伯余宋祐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稚子開柴荆

赴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峯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年誰

管城雙蓬書來爲指請訛處不涉言詮不落空
試上闔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數
行字與閣雲間雙鬢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歸故
里定何年祇今千里同心事靜對簞瓢獨喟然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窻韻

昨日上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
通矣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家山花柳春侍女鬢鬟綠出處亦何心晴雲在空谷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未佳夕

吳山高

行盡吳山望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相
期處更在孤鴻滅沒間

題潘騎圖

傳聞姑妲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
捍虜不教行到殺胡林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妃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江
水湘夫人

夫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岑回頭淚如
雨湘君

夜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窗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人
聲絕時聽高梧滴露鳴

醉作三首 七月二十六夜

浙浙西風起嗷嗷寒鴈多稻梁隨處有珍重采薇
歌

浙浙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知
聞

浙浙西風起濺濺石瀨鳴有情從是妾箇裏定無情

苦雨用俳諧體

仰訴天公雨太多纔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還
知否爛盡田中白死禾

楚詞招魂云虎豹九關啄
害下人些

杉木長澗四首

我行杉木道弛轡長澗東傷哉半菽子復此巨浸
攻沙石半川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釜甑久
已空壓溺餘鰥孤悲號走哀恫賻恤豈不勤喪養
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閑一畝宮簞瓢正可樂禹
稷安能同竭來一經行吁歔涕無從所慙越尊俎

豈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永歎回淒風眷焉撫四海
失志嗟何窮

朝發長澗頭夕宿長澗尾傷哉長澗人禍變乃如此

縣官發廩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更
揮涕陂壞渠絕田苗枯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
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題中峯杉徑

盤回山腹轉脩蛇橫入中峯小隱家好把穉杉緣
徑插待迎涼月看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
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

贈書工

平生久要毛錐子歲晚相看兩秃翁却笑孟嘗門
下士祇能彈缺傲西風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踈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涼
風計護得幽香到晚清

讀十二辰詩卷擬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篔簹齧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園聽
夢夸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
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
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鷄雞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
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且索挽詩熹
不及識毛公而愛重其文舊矣義不可
辭顧已不及其虞殯姑以數語題於墓
銘後幸辱裁訂或轉而致之其家幸甚

毛君神仙骨誤落世網中髻亂出竒語若然驚乃
翁弱齡翰墨場不言已收功亭亭絕世姿皎皎冰
雪容顧步一長嘯笙鶴翔秋空調高聽者稀老去
竟不逢一朝謝塵濁冷然跨剛風回頭叫安期舉
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平生故人心
灑涕銘幽宮斯人不可見斯文鬼神通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造辟謀謨遠勤民志慮專中身謝軒冕畢志友林
泉出祖傾羣彦歸來足二賢誰令行樂地容易鎖
寒烟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顏終未遂仰德竟何
窮野哭悲能遽巖居計莫同關心九原路無樹不
高風

挽陳檢正庸二首

厚德高賢躅清名起懦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生
心勢屈飛騰晚忠存獻納深忽騎箕尾去陵柏爲
誰陰

憶昔都門道光華辱宰卿丁寧話鹽筴織悉見民
情一別驚時論三年想頌聲祇今空老淚難使濁

河清

哭劉嶽卿

曾說幽棲地君家近接連要携邀月酒同棹釣溪
邊爾悲聞笛真成嘆絕絃林猿催老淚爲爾一潸然
詩餞陳兄朝章居士永歸本宅授諸挽者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德義滿鄉鄰
一笑藏舟失千秋宰樹新傷心耆舊傳那復有斯人

宿石岳館二首

春江日東注我行溯其波揚帆指西滌兩岸青山
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差我綠樹生其間幽鳥鳴
和和塞蓬騁遐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晤茲懷

竟如何

停驂石岳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櫂歌發天風水生
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止胡
越親舞雩諒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
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繫纜江邊雨一簑滿川煙雨夜如何朝來捲起孤
蓬望但覺青山綠樹多

鬱鬱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知
何許鷓鴣兩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亭巖下桂歲晚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點
黃天香生淨想雲影護山粧誰識王孫意空吟招
隱章

露浥黃金蕊風生碧玉枝千林向搖落此樹獨華
滋木末難同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息共
心期

次韻內察院送寶文赴浙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孚百城方仰澤一節遽還
都聖主勤修政今年決破胡期公寧餽輓注想在

謀謨

考卜川清曠端居柰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勝
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屢過功名從迫逐志業豈
蹉跎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詎溫飽身任必安
危幾歲調娛政今年殄瘁詩恭惟袞斂意不盡
亡悲

疏寵無前比騰章又夙心極知求士切端為愛君
深鹵簿寒笳遠塵埃斷藁侵空令殺公掾表涕泗

寒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猷足濟時陰功覃遠徼餘筭飽雄
師行李淹星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牧共
傷悲

憶昔趨丹闕看公上玉除民飢深獻納主聖極欵
獻解手寒江闊驚馬心夜壑虛榻來空老淚無地別
輜車

頃年歲以浙東荒政入奏適公還自荆
鄂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所見飢民狼狽之
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熹渡江不旬日即

聞公言人者命葬又以何伺失期追送不及
故云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盛恩
私萬里驂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與篆
豐碑

令尹古循吏郡君今勝流平生餘事業晚歲極熏
脩總帳真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簫挽未覺九
泉幽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識
眉宇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肯輕
為折腰支曾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奇特小
儒鬪罔立匱書不滯周南滯海鶴扮榆連陰一見
晚何當挽袖凌空虛

謝吳公濟菖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煙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臞
仙種容易難教出洞房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幸

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文後著眼何妨未盡前識得兩儀根
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隨
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悵望君家嶺上雲便携佳友去尋春論詩劇飲無
他意未管殘紅落佩巾

題沈公雅上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躡上築娛清
幽苑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簷果垂實前庭樹
相膠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覈幽妙理亂
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照千秋沈侯經濟業風
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寤言躡斯遊仰睇白石崗
俯瀝有瑤流曠念宇宙外邈矣將焉求

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可
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遶屋除行色忽忽吾

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蓬蔭

伏讀尤美軒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

季路二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妙勝踐悵望空水
嘯歸來眩奇語更欲窮窗窳却尋兩翁意宴坐得
觀照鳴泉俯淙瑋穹石仰蒼峭共與前創古三歎
遺墨妙神遊恍不隔仁宅忻有要回首鹿門期寒
雲生遠嶠熹自林泉紹德寒巖之行而同行有不
欲者遂已詩卷之首即東萊舍人昌公
上饒尚書汪公軒蓋 小工部喻公所書

其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真如軒

為呈伯時季路三兄

平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巷幾閨餘榻下竟開千
歲室竹間猶掃萬籤書悲涼共識臨風處避戲誰
知落筆初寄語山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相知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溫陵舊游出示

近詩因次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歲月悠悠一夢中莫道希冀滿
海關爭知千里不同風

一身千里伴征鴻北去南來羈旅中珍重故人相

認得新詩重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歧自短長儻有新思還
告我不應無鴈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涼社若洲月波微漾綠溪流茅簷歸去無
塵土淡薄雨花遶金秋

次無二首

浩蕩清江小依微綠樹風解羅春兩外弭權夕陽
平江草生初徑嫩花點舊書詩翁不愁思逸興素

晴昔清溪缺船頭戲彩翰十年空往事一夢記前

灘陟絕垂苔壁澄虛列翠巒今宵詩卷裏重得縱

還觀

往年遠舟北峽有水鳥數十翔集舟前舟至
觀起若相導十餘里乃散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仗互
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
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成霸業有餘
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釣春盡五湖烟浪秋
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去道付滄洲

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倍
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
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疎竹外一枝
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者
箇江天如許半首詩淨名只恐買山隱却要鍊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駕朱門舊隱
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缸玉斝開瑤席更流
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侄

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煙樹綠
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
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
年芳芳年送恨長

次圭父回文韻

莫江寒碧紫長路路長紫碧寒江莫花塢夕陽斜
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無勝無愁客醒似醉
多情情多醉似醒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筭只
有姑射山頭仙客絕絕誰憐貞心自保邈與塵緣
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冰雪 應笑俗李麤桃無
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清淺一溪
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青子
莫教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
況有清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
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
不說人間憂喜 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還肥
軟輪加繫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江檻詞

莫兩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祇今畫閣臨
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 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
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汀風拂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簑短笠任陰晴。鳴撓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竒絕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指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厭棄年來雪作堆，珍藜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玉節。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

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隲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携壺結客，何處空翠渺。煙霏塵世難逢，一笑况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離緒，悄悄絃，永夜清霜透。

幕毡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鴈字聯

懷叔

嘗夢飛仙為之賦此歸日以呈茂獻侍郎當發一笑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

綠水浩然歸者成鼎內真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

生羽翼上煙霏回頭祇見冢累累未尋誇鶴吹

簫侶且伴孤雲獨鶴

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若為情

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麼了平生與麼

平生了不流行素起披衣瞻碧漢露華清寒

寥千載此事分明若向乾坤識易便信便信行藏

無間處處捻成圓記取淵冰語莫錯定盤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
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
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
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
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
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
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

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沖退託不以聖
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
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
古惟念天下之大不爲無人忠言嘉謨崇論欲議
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
少備採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
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爲故事
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
欲博盡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
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

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
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
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官府
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
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
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羣生之仰望濬
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
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
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
朝綱雪寃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

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
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
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
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
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
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
陰拱噤默終不爲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
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
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此亦陛下
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
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
半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
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守文之良主
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
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
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
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
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
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

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

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纏交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

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具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

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

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傾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

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彊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

離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上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豈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肖而內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

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又豈能以從容制和而其機術常行乎和

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

遠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
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
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
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
虜得以制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
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
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雖
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棄
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
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

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公不
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
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
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
家臣雖不肖竊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
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
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
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
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
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

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
好來而兵不表其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
而無一定之計其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
觀聽然惑離心節斷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
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
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
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
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
苟未嘗一往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
節

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
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
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
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
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
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
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
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
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

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
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
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
其旣失勢者陛下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
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
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
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
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
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

本原

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
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
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
細者使之居官任責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
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
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踈而
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弃毋主先入以
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
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

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在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

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効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効不可期也又況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臻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陛下所不宜爲以拂親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

遠引履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
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
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讎啓土以增光祖宗
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
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
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
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
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
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
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
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
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
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
典垂萬世法而況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
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
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
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
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
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師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
効於巴試下流戍兵直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

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況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汹汹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噏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羣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踈狂妄不識忌諱忤犯貴近切劇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財赦而埋其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一臣熹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及以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舖遞角借緋臣朱熹謹齋沐奏疏東向再拜昧死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觀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教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符罪偏壘乃蒙遭值仁聖求言願治不問踈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

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爲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扶擿隱伏以爲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天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國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倍重比之他處或相倍從民明雖給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以贖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

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荒疇敗屋在處有
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
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嘗不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數奏
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
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
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
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
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
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
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

水禱一市薪之火恐亦未能有濟而剝膚椎髓
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
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
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
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
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
爲日久矣而今且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
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
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
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

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
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
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
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
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
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
拋賣乳香料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
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
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
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離

知其一二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
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
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
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東
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
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
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
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
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
梁駸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

爲事物之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
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刻
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償債旣足則又
別生希望愈肆謀求益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
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
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
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
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
平時旣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

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
錢物掩揜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
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
鑽研有効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
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
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
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被費與夫送
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
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
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

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
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
毫尺寸可見之効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
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
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
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
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
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
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
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

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
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
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
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効之人則可以
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
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
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
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
與凡比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
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

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
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
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
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
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
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
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
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
効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日
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
積金穀綿綿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
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
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
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專
力旣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以寬恤歲課
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
視其上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
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
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
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彊

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立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臆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感

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
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
讎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
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
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
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
夫之者首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
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
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
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
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
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
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
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
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
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
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
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

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憂永歎不樂其
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
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
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
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
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言陛下不唯赦而不誅其
後十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
無用於世又爲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不得祗拜
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爲不深憐臣不爲不厚
顧臣乃獨畏懦藏縮孰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
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爲陛下言之
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
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
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
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
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
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栗俟命之
至臣熏昧死再拜謹言

貼黃

本軍管內去秋晚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已

各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闕雨耕牛疫死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達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為語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伏覩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寮奏乞申勅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材誤叨郡寄竊見管內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壹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黃乞至御前開拆庶幾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天威臣無任跼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帝陛

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
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
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
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
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
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慙懼久不自安不
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
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
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者
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裴回前却懇扣辭避
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以言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
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心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
焉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又未敢進豈非陛下
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
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爲臣子者堅卧
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
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
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
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
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

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
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
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
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
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
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
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
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
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
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
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
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
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爲之崩
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
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
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
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
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
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

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
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
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
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
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
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實之所勸
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
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
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

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
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
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
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
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

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理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雖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所以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心之主。而入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然邪。臣輒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

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盤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奸。眾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

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
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
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
間或有差失而不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
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
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
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懷

此先王之

以所由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
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禮天官

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

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

其實伏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

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

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官省事禁

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十視其影不視

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十流聞巷竊言

久已不勝其籍籍十窺之則陛下之所

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入之聖王也至於左
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
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
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解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
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傭之役不當假借崇
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
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 茲有罪而不可復用
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 九筵之命遠近聞
風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明 史記之播于史傳

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
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
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
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
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
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

者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所知職無不以

此為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
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
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謬以致所言之事亦不
見用故置此於度外而無所論耳不唯如此
亦以趨失是萌人所創見故以為異而事言之及
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為常事而不以為異正如此
年冬雷雪時時有之入遠不以為異然此豈可

常之理哉惟臣愚陋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不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疎遠之言而逐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為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為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

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

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悉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林與此人專為諸將交通

內侍納賂賈官得其指意風喻軍中等第論薦以與陛下實將帥之牙儉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剝削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謀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遣太偏足為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擅重兵或在周廬刑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無一人敢白其姦

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

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筭歛
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
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
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女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
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
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
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
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
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
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
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
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
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
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
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
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
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
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
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
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

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

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

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

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收營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

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

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

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

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

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

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

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

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

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

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其魏之全又且內小久而外君

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

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

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

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豈為國家者

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斷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
此則今日之事如不奮立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
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
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
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
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
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
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
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
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

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
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
不使其少有壅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
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
之際無系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
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
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
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
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盡而不當憂其
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
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
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
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至於輔翼太子之說
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
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
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

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恠陛下所以調護東
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
以自治者猶未免於踈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
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
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
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
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
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
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
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
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
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
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
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
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
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
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
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
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

媒狎奇疾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巳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況今皇太子有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積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

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棄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

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證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

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
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
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
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
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
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
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
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
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
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

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
之則亦無恠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
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害於吾之私
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
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
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
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
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
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
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

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動
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
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
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心之
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志
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謂平治天下之要
思有以振厲矯誦之也乎以內則臣聞於內則臣聞
小臣諸已臣聞可臣聞而天下不公之止不臣聞之人臣聞乃臣聞不臣聞之事
據於其間而陛下自見耳聞無非不臣聞不臣聞之事

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
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
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
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
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
連帥嘗以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
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
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
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
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

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朝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証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陵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冒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橫其

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密助言碎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紬削而繼以進用

臣伏見近年惟

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

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

之善言而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

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

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堯

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揚善順天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

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

罰之權寄之司牧使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

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

之哉伏惟陛下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

不開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僨補

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

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

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敷求哲人

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趨操不定懼為身害乃

敢陰為譏庶公肆劫持遂其姦謀不為國計欲望

聖慈密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

賜直問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

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

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

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

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趨則千塗萬轍經

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

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

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羣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

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

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
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
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
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
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
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
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
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
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
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

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識者所以深

憂於武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
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
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
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
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
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
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
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
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

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云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

營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

也臣伏見祖宗時法以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以上謂之破分法其時有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

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此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曾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蚤救必為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為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發德音以幸天下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

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
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
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
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
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官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
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
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
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
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惟
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

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
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
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
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
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
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
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
陛下欲爲之切而又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燧
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
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

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
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
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
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
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
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
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
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
宰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
嚴官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
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
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
典軍之官旣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
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縣之劇易分爲
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
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
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
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
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
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

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
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
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
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
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
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
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繫各務其功
田事可成清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
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
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

案其

六也

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
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却恐徒壞漕

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乞指揮赴此
水災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効仍
詔漕臣更切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
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
廢壞伏乞聖照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

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
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
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
脩而治効不進國勢不墮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

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
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
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忘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
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彊暴之夷虜
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
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
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說已陳於前此追計
其前既未有可見之効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

規

臣竊見夫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
之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
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
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盡善

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者蓋
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之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
綱維不可失之幾會也臣杜妄
儲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謂無事

而遂以猶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
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
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
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
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
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
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
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

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實孽萌生區
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
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
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
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
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
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
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
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
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
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餒鄙
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
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
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
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
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
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
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
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

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
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積分
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廓激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
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
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誠淫邪
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關
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
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
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

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
下者使陛下過聽荒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
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
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
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
然則聖質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
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

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

實得孔子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
與博約遂使聖道闡而後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
不用以窺其編度茲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
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為以故用與怨疾指為

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
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
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
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焉父之所
深憂也今彰顯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
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
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功不惟
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
意

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
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
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
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有近効耳然自行
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効
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

武之悉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
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
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濟家治國平天下
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
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
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
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
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

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三月命適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

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剗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

臣區區私計輒

述臣賦性拙直不能隨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決是不堪從官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九任藏蓋不知有致身之義亦非恬無濟物之心寧為退全然始增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恩以延於嗣息此皆非臣平生所望陛下虛心屈

已容受狂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畢前日願忠
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學而已非
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為之望也若蒙聖慈詳賜
觀覽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
見之効則臣不待遠如其患以汗周行則其榮遇
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繆妄無可施行則其
置散乃分之宜雖欲借之恩私適足增其慚懼決
非臣之所敢當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
尚堪使令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
具奏伏乞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

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雖為一時之弊然其

規畫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前
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
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將有望於後來也踈
遠賤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赦其萬死

或因皇太子參決之際
特賜宣示千萬幸甚臣嘉誠皇誠恐昧死再拜謹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臣嘉誠